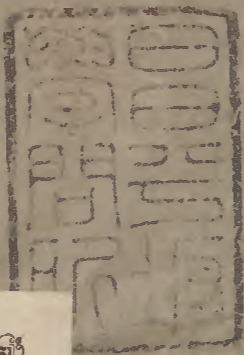


劉向古列女傳

後三五五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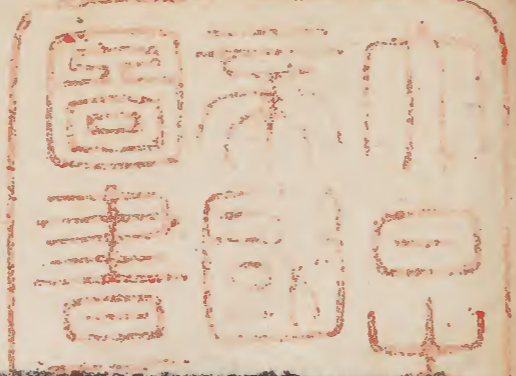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傳記類	函	架
二	二	二	二
號	架	函	冊

漢 書 門			
五	九	一	九
三	一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五	九	七
函	三	九	九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79	
冊 數	3 (2)		
函 號	290	65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

漢草文庫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眾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列女傳卷之三

贊曰

受祭莫安 用無處有 密康不聽 毋先識否
滅亡疾至 禍敗自狃 美以德成 愚哉小醜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
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
曼曰大夫非眾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
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

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
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
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
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楠木之下
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贊曰

下料莫敖 上戒武王 天人二知 君卒臣云
鄧曼之明 楚國所防 所防不失 社稷斯昌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吊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贊曰

衛女之嫁 匪擇許齊 社稷為慮 寇難預知
楚丘賴存 言悔棄兮 載馳作詩 吊唁不遲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

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
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
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
國必勦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
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
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
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
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
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
負羈之間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
間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廉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食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贊曰

重耳重禮 從以相器 反國必霸 討曹先貳
受飧反璧 表間由是 僖氏遠識 晉兵罔忌

孫叔敖毋

楚令尹孫叔敖之毋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毋而泣焉毋問其故對曰吾
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毋曰蛇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毋曰汝不死
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

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與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毋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毋曰陰德 不死必壽

贊曰

見蛇不祥 埋蛇為祥 兒泣非常 毋言為常 種德於陰 決報於陽 後興於楚 令尹名章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

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樂不思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熯熯不可救藥

伯宗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贊曰

伯宗賢妻 每戒好直 華言及禍 何以喜色

大會知危 畢羊交密 州犁得全 送荆惟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

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鞞鞞 中止闕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贊曰

闇昧奉禮 車聲知之 伯玉甚賢 可賀在斯
夫人明哲 靈公善兮 衛之宗社 保自今茲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

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贊曰

仲子克讓 知光難易 死爭不從 子牙恐及
傳災高厚 崔杼威疾 齊靈失謀 智哉先得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

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毋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毋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毋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

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毋是善告妻善養毋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毋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毋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毋 刺子好威 必且遇善 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毋說其書 子遂得歸

贊曰

文仲使齊 毋教恩厚 齊果拘之 興兵欲驟
陰遺一書 乃以辭謬 毋解魯知 還子息糞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
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
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
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
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
曰爲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
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
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

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
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
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
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廢吾懲舅氏
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
者必有奇禍而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
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鐘美於
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忿戾毋期貪婪毋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



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
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
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
伯碩生時侍者謂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
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
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
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
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眉而牛腹谿
壑可盈是不可饗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為
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
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
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
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
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贊曰

叔姬之賢 防害埋羊 止叔向娶 終產豺狼
先知叔魚 以賂死亡 楊氏有母 智慮維長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處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
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

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
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
伐株於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閑圃示之株夫山遠而
圃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
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
子伐其謀歸以告毋毋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
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
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毋為知難本詩曰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毋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后果逢禍 身死國亡

贊曰

園秣之事 雖小當詢 范子所見 以道以仁
少者之言 三悅誣君 賢毋知難 終滅有云

魯公乘妣

魯公乘妣者魯公乘子皮之妣也其族人死妣哭之
甚悲子皮止妣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
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妣曰魯君欲以
我為相為之乎妣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妣曰夫臨
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
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
子皮曰妣欲嫁何不早言妣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

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第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為宗耻

贊曰

為相之體 習禮達事 知其不堪 子皮之姒

魯君失用 終遇禍死 惟智且貞 德有賢姊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
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
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
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
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贊曰

漆室有憂

懲諸馬女

所以倚嘯

爲國非已

君老子少

魯患必起

豈曰無與

厥惡遠矣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毋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大
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
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
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
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
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
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
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
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
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

三

七

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殺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妲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禮別不明
負款王門 陳列紀綱 王能自修 卒無敵兵

贊曰

魏負上書 叙言三代 貞女不毀 用遏亂敗
王乃改行 國家勞來 強橫之鄰 無以加害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

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毋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毋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毋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距秦 括毋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贊曰

知毋者子 遣臣者君 毋不隱惡 君不察情
代賢以愚 果破國兵 仁智有言 徒爾為徵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p>夫以良以愚 果如固共 一昏亦言 折爾為難</p>	<p>味其善言 並可各哉 世不烈惡 甚不察言</p>	<p>贊曰</p>	<p>賦五不昏 請罪止也 誰及身平 妻于昏哉</p>	<p>夫以用卦 介取取泰 其世其書 快其書</p>
-----------------------------	----------------------------	-----------	----------------------------	---------------------------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禮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贊曰

大婚當重 人倫之原 違禮而迎 義難以前
永終知敝 易象有言 申女作詩 辭艷可傳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

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贊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母夜不

列女傳卷四

列女傳卷四

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淋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禮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傳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贊曰

親迎廟見 禮不偏行 伯姬有見 魯使季文
宋恭既卒 避火逮焚 澶淵之償 匪姬之心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

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贊曰

嗟哉衛君 先婚而死 保母有言 夫人不止
第請同庖 二詩見以 君子采之 貞一可紀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
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
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
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
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詩人美之 以為順貞

贊曰

蔡夫惡疾 宋女不去 所天輕毋 奈何改遽
芣苢益親 比况良是 甚貞而一 君子知意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乖
傳毋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一 終不肯歸

贊曰

去歸之義 夫人豈昧 不改之節 猶為當遂
傳毋不情 式微何為 中路之詩 君子乃序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毋
醮房之中結其衿縈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
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以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毋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
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縈父母之言謂何
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于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
以自障蔽而使傳毋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韜駟下堂則從傳毋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
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
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
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

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軒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軒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輦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贊曰

貞女過時 孝公克求 送誠親迎 斯禮是由

墮車有失 自經救之 綢直之詩 歌以實之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黜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息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彌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忘新 遂死不顧 列於貞賢

贊曰

息君楚虜 夫人守節 以死自誓 詩詠同穴
夫婦踐言 一日自殺 義感楚王 合葬禮協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 城為之崩 自以無親 赴淄而薨

贊曰

嗟哉杞梁 有妻貞禮 郊弔不受 枕屍哭死
路涕城崩 自病無倚 赴淄絕命 同歸可紀

楚平伯嬴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梳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嬴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贊曰

濫哉闔閭 欲妻伯嬴 持刀正辭 儀表有經

以死自守 永巷閉門 鄰救乃至 子昭復親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
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泚人君子其儀不

心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贊曰

漸臺水至 其患偶起 使者忘符 反畱貞女
守約如愚 崩流終死 號曰貞姜 婦節之美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
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
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致幣白妻辭之
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

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
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
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
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
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
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
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
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

贊曰

白妻之志 金璧難爽 輜駟雖迎 弗乘以往
守墓終天 矢言匪強 王號貞姬 萬世是仰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
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
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
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
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
斥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
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
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

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夫人慙辭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有度

贊曰

夫人無子 傳妾養之 雖慙欲出 效無怠時
孜孜守順 以殺拒辭 二女交讓 匪石詠詩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鵠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

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
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
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
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贊曰

貞一之德 陶嬰是全 魯人欲求 寡養不遷
黃鵠作歌 婦義周旋 君子有謂 百世以傳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

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
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
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
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
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
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
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
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
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
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聘 劓鼻刖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贊曰

嗟哉高行 不幸守養 貴人欲娶 王相聘往
貞信以對 割鼻慨慷 復身尊號 令譽朗朗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
行戍夫且行時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
無他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
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
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
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榦也義者行之
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

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則
信皆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女少年早寡也孝婦
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
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
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
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
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
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
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
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

孝婦處陳 夫死無子 毋將嫁之 終不聽毋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贊曰

陳婦志囑 奉姑不已 父母奪義 豈敢背死
諾信是持 多歷年所 漢帝美之 金復加矣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
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
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
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
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
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
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
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

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
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贊曰

保母義人 舍子救稱 赫赫周王 伯御是膺

孝公以立 臧氏是成 託孤不負 魯國之禎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
臨後宮官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
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

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若父也子瞽遂一顧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
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
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
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
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
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
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
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蠡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
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
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

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恐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

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瞽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贊曰

子瞽不顧 義理弗忘 楚王遂立 陰道是章
蜂豺忍人 子上不滅 夫人同哲 先死亂邦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

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質秦 配以懷嬴 圍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贊曰 晉圍欲歸 秦嬴不與 莫泄其謀 恐負厥義 善處夫婦 去留兩可 克緩其倫 彼此得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孫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一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第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贊曰

雲夢之望 蔡姬輕許 救陳之役 越姬義死

先規莊王 淫樂改尺 毋信子仁 惠王終與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君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

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安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第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耻不死 陳設五榮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贊曰

臣分於君 義當借死 自殺不終 妻詬其止
由義至賢 素聞詡詡 一亡感戎 無疆著史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

妾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_{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為義 齊兵遂止

贊曰

魯野之婦 軍及棄子 公義抱姪 齊將明只
按兵止伐 齊君乃許 束帛之賜 國家賴矣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
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其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
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有餘年矣代無大夫

而生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
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
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
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
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贊曰

襄子弗仁 誘殺代王 姊不義迎 磨笄自戕
代地趙王 夫人寧亡 善處骨肉 一道亦滅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言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

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贊曰

對所欲殺 割所甚愛 後母前子 不忍相害
齊王盡赦 仁哉天蓋 愷悌有詩 萬世永載

魯秋潔婦

列女傳卷五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牧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

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送矣妾不忍見子改娶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遂東赴河

贊曰

採桑之婦 豈見金夫 意志兩言 足知弗汚
投河自耻 孝義不悖 秋胡之心 夷然罔愧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
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隣人恐主父覺其淫者
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
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
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
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
不言主父第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
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
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
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
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
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
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
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
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一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贊曰

夫婦倫變 毒酒以湏 媵妾兩全 主父終知
殺妻貴婢 死以禮辭 仁厚之名 君子歸斯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

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呀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

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大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贊曰

秦破魏國 金求逋誅 乳母公子 深澤逃之
敵軍追遇 射矢俱斃 禮葬寵兄 一節萬世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
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發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贊曰

誰謂兄子 厚與子同 取之於火 偶不得兄
梁婦畏義 難明至公 終赴火死 節潔可隆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
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毋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
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

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毋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毋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効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効不能就一字關候

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毋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關 各有伏愆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贊曰

關法重珠 二義爭死 鏡奩之置 誰克明只
吏感廢効 寧坐以此 弃珠遣去 慈孝世美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
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
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
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
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
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
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
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
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
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爾其遂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

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
讐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贊曰

季宗之讐 友娣初昧 既知延壽 義難與慙
告女不留 緇經無悔 有光邵陽 馮翊表代

京師節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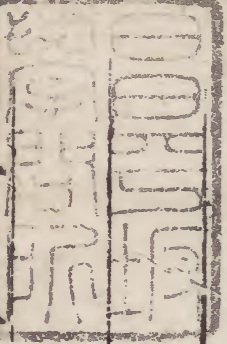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
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
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

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
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
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
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
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
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
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二行之高者也論語曰
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讐劫父 要女聞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贊曰

父夫之間 事機難處 曰孝曰義 以身當
東首一臥 全夫生爾 讐家亦感 成仁為美



列女傳卷之五終

寬政戊午

